

1108

徽州

与历代名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衢州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衢州与历代名人

衢州文史资料第 12 辑



政协衢州市第三届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6 年 10 月

21308/04
政协衢州市第三届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崔铭先

副主任 余大卫 潘玉光(专职) 汤学楚

委 员 庄月江 余敬中 李春宜 陈定谔 郑艮安

徐文荣 徐寿昌 董志珍 韩章训

本辑审定人 傅秀祥 崔铭先

主 编 潘玉光 陈定谔

编 辑 鄢卫建 刘国庆

前 言

衢州古称三衢，州治西隅之水称濠水。古义谓三为多，谓衢为四通八达之辐辏，又谓“三十辐共一毂”。可见，衢州乃南、北、东、西通达的水陆要道。

自古以来，坦坦驿道，车辚辚、马嘒嘒，川流不息，滔滔濠水，墙似林，帆为云，舟舸穿梭。因而，衢州城内，客商云集，店铺连户。达官显贵，进京去府，下榻官邸，村店小歇，骚人墨客，长吟短叹，驻足青山绿水……，于是，衢州就与许许多多的历史名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瓜葛。本辑资料汇编 90 多位在 1949 年前则光临三衢，或与衢州贤士结下情缘的客籍名人，叙述一些清正廉洁的知府知县为衢州办实事办好事的功德，记录一些名人作文赋诗赞颂衢州秀山丽水的史实，展现他们情系心念衢人衢地的内心世界。

文集对于正史，传记没有明言涉及衢州的人物（如岳飞、朱元璋等），但地方史志谱牒有据可查的，仍入选。而诸如尉迟敬德、严嵩、乾隆等人物，虽民间传说颇多且奇，可方志没有文字作证的，对于任昉、张九龄、刘禹锡、沈括、蒲松龄、蔡东藩、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等人，他们的著述中记载了衢州

的人与事,可没有查证出其他与衢州有关的史料,乃忍痛旁搁,对于象郑平、周美、刘光世、赵督缘等定居衢州,象衢籍人氏却以玉山藉高中状元的汪应辰,衢人已认为乡贤,亦不再收录。

另外,刘勰曾任太末县(今龙游县)县令,有人疑其《文心雕龙》可能在龙游雕成;南北朝有位王质来镇守信安,惜找不到他与围棋仙境及《烂柯图》棋谱的联系,淳安籍宋淳熙十年状元方逢辰少时曾在开化就读,难查成人后与开化之往来,郦道源、梅尧臣、曾巩、曾几、黄裳、王守仁、文征明、胡宗宪等名人旅经衢州并留有诗词,还有1959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15岁时曾在常山临中就学,曾联松,1943年曾在宋庆龄等人创办的常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就职,但均因一时难搜集到较多资料而没有撰稿,不得已而留下遗珠之憾。

编辑《衢州与历代名人》,喜为国家级文化名城增一秀色,不仅为人们了解衢州历史提供宝贵的资料,而且激发人们热爱衢州、振兴衢州的豪情,促进联谊协作范围的扩展、引进、交流事业的兴旺。经济建设的繁荣,让三衢大地更加熠熠生辉!

目 录

红树暗藏激浩宅·····	(1)
盈川县令杨炯·····	(3)
白居易常忆第二故乡·····	(5)
孟郊题咏烂柯山·····	(8)
漫游仙山有佳诗·····	(10)
逢人说项话烂柯·····	(12)
远山高树思悠哉·····	(14)
离歌一曲洒衢州·····	(16)
黄巢挥师过衢州·····	(18)
贯休笔下的衢州·····	(20)
欧阳修题诗萃贤亭·····	(22)
王安石与衢州的瓜葛·····	(24)
苏轼与衢籍挚友·····	(28)
江山士民哭祭贤令忠臣·····	(30)
赵鼎一生忠义成佳气·····	(32)
抗金名将过衢州·····	(35)
方腊攻克衢州城·····	(37)
李清照衢州之行·····	(39)
朱熹热恋三衢地·····	(41)
杨万里的衢州诗·····	(45)
严羽在衢州赋诗·····	(47)

尤袤衢州买书贴	(48)
陆放翁四过衢州	(50)
叶适与衢州	(55)
文天祥的衢州情缘	(57)
永嘉四灵与龙游	(61)
十年一觉衢州梦	(64)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67)
春风万古爱国诗	(69)
韦居安和《梅磀诗话》	(71)
王恽偏爱石梁横	(73)
袖手冷眼赞樵夫	(75)
马可·波罗过衢州	(77)
鲜于氏与浙西	(80)
铁柱和《农桑衣食撮要》	(82)
短衣瘦马诗人	(84)
盛况空前咏烂柯	(87)
满山风月画中藏	(89)
别出新裁写新篇	(91)
洞天春远日行迟	(93)
朱元璋钦敕富楼	(95)
常遇春苦战衢城	(97)
衢州教授胡翰	(99)
一问一答情趣深	(101)
商辂题匾爱敬堂	(103)
人天恰比洞天长	(105)
汤显祖与龙游	(107)

易仿之三衢作官·····	(109)
徐霞客钟情衢州·····	(110)
明代衢州知府李遂·····	(118)
徐渭与衢州·····	(120)
胡应麟咏衢州诗·····	(123)
阮大铖遗臭仙霞岭·····	(126)
方召折腰江山·····	(128)
隆武帝与衢州·····	(131)
李渔笔下衢州事·····	(132)
黄宗羲过衢州·····	(134)
陈鹏年治衢善政·····	(135)
语浅情挚写真实·····	(137)
朱彝尊在衢轶事·····	(139)
查慎行三过衢州·····	(142)
孔尚礼著《醉醒石》·····	(145)
林则徐父子与衢州·····	(147)
太平军转战衢州·····	(149)
左宗棠发迹衢州·····	(153)
袁枚游浙西·····	(155)
善子居禁赌救灾·····	(158)
重视德育的学官蔡英·····	(160)
俞樾与半截韩愈碑·····	(163)
孤峰和尚与灵耀寺·····	(165)
孔毓玘《劝蚕》·····	(167)
马叙伦执教江山及其他·····	(169)
弘一衢州行迹追踪记·····	(171)

张曙在衢八中.....	(177)
孙传芳入衢前后.....	(180)
郁达夫衢州游踪.....	(183)
俞应麓与常山.....	(186)
熊希龄在江山救灾.....	(189)
马一浮与叶左文.....	(194)
邵荃麟在江山的险遇.....	(196)
王西彦执教衢中.....	(198)
金庸与衢中.....	(200)
陈仪在衢州.....	(202)

红树暗藏殷浩宅

东晋永和五年(349),北方后赵国主石季龙死,国中大乱。东晋朝廷即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杨、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军北伐。殷浩即受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即屯兵江西,开田千顷以为军储,秣马厉兵,作战前准备。然而以后战事进展竟大不如人意。永和八年(352),他与前秦将领姚襄交战失利,次年又在山桑(今安徽蒙县)遭姚襄伏击,此役不仅损兵折将,而且所有的军粮、輜重全为敌缴获,北伐以失败而告终。素与殷浩有矛盾的桓温此时乘机上书简文帝,要求治其罪。结果这一年殷浩竟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东阳郡信安县(今衢县)。

殷浩举家在信安约三年有余。他终日看佛经,所读有《维摩诘》、《般若波罗密》、《小品》等,并常有所悟。他以前好谈玄理,常与佛教学者支道林、许掾等交往。始读佛经,更怀念昔日的朋友。然千里迢迢,只能在梦中相见。殷浩为人旷达,待人仁厚。昔日有李弘度,常叹自己怀才不遇。殷浩时为扬州刺史,知其家贫,便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以“《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回答,殷浩即授其剡县令。而殷浩流放信安,只有他外甥韩伯陪同。他不以被罢官失俸为怀,流放来信安也无甚怨言。有人提及桓温对他的谗言,他每以手指当空作书,人们顺其手势细观,写的是“咄咄怪事”四字。第二年,外甥韩伯回建康,他送之江边,吟咏曹魏时诗人颜延之诗:“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并流下了凄楚的眼泪。后来桓温

又将以殷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回之以空函，以示绝交。永和十二年(356)，他终于在信安了结了穷途潦倒的晚年。若干年后，桓温死，经顾悦之上疏说情，朝廷总算为他追官复爵。

殷浩生前淡泊名利，有美名。但又喜玄言空谈，身居要职参与军国大事而又无所建树，所以有人对其评价是“夷旷有余，经纶不足”。由于晚年在信安度过，后来唐诗人薛逢有诗“红树暗藏殷浩宅”。直到宋代殷宅尚存，但其时衢州人只称其为“殷墙”了。南宋乾道二年(1164)其旧址改建为故城寺，想必也是本地人祭祀之举吧。

(鄢卫建)

盈川县令杨炯

唐如意元年，分龙丘县而置盈川县，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策马就职，他伫立衢江边，见山石纯白，地薄土瘠民苦，发誓改变穷白面貌。他了解到：县治原称荆溪，这里百姓在开镰前，在稻桶上贴“五谷丰登”字，在谷仓上贴出很大的“盈”字红纸，在谷扇上粘“川流不息”彩纸，因而奏报改县名为“盈川”。他倾心于职责，虽其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也无暇捻须推敲佳句。

次年盛夏，老天数十日不雨，田地龟裂，禾枯稻焦，杨炯亲率百姓求雨，或扶杠抬菩萨出庙让烈日曝晒，待它热不可耐时上天求雨；或陪道士到江边念咒，再抛生铁入水，触怒龙颜，翻江成雨；或带男丁抬巫师，敲锣打鼓吹龙角到山里取来泉水放佛前，但总不见头顶飘来一片乌云。他看看城前丹岩下原来绿水盈盈可泛舟的深潭已露底，看看田野为火烧似地焦黄，看看皮包骨头的百姓，想想仓空罄悬以致饿殍遍野、白骨如雨的惨景，悲不欲生，苍天啊，为何制肘于我？他怀着对无眼苍天的愤恨，怀着对黎民的怜悯，怀着无力解民倒悬的内疚，绝望地跳入衙门内枯井。俗话说“六月无夜雨”，可杨县令殉职当夜竟暴雨盆泼好几个时辰，民深感其恩，建杨侯祠奉祀。清康熙《西安县志》载：“旧城隍庙亦在，其神即盈川公杨炯”。明代童珮将杨炯诗文辑为《杨盈川》集十卷。

据解放前在盈川小学任教的李邦耀考证：盈川城隍庙即是杨侯祠，宋代建于盈川村西大觉寺左侧，有碑铭：“因旱求雨

不应，投井以殉。是相传侯为令时，对属吏严酷而视民如伤，其为政循良，足以征信矣，不然焉有城隍神之敕封。杨侯祠之成立，煌煌祀典，历千百年祀不少衰，彼新旧唐书悉以严酷而民且怨恨之不已，孰肯为之立祀耶。不有祠祀，奚由而获封为城隍使司仁伯耶。顾名思义，侯之仁民爱物，无可闲言！而于吏严酷，容或有之，盖吏多泉獍，不严则扰民，酷则不敢犯，此其所以能杀生成仁，莫非保民如赤子之诚挚使然，斯直与关云长、张睢阳、岳武穆诸神，并堪不朽矣。宜乎俎豆馨香，千秋匀替也。”该祠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大修，到1921年，因为白蚁蛀蚀使梁桷多剥，墙圯阶夷，盈川民众向道县稟请备案，筹资移建，照旧规模造在村东衢江之旁，1930年竣工，正殿三楹两庑，后宫三间，两厢十殿三间四进，垣墙悉备。祠内立有李邦耀撰的四言碑铭赞其功德。

杨炯任盈川县令方一春，却留传百世。正如清人陈圣泽诗句说：“一代盛名传四杰，三衢遗爱独千年。”（半璧）

白居易常忆第二故乡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中写了 3600 多首诗，其中二首写到衢州，一首是《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中军宴，走马去如云。
樽中溢九酿，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鲙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首诗揭露了宫廷中那些着轻裘、驾肥马的公卿巨爵的豪华、奢侈与腐败。诗的结尾笔锋一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与上层的腐败形成强烈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处在饥荒中的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进而激发对上层腐败行为的极大愤慨。这是一首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也给我们衢州沧桑浩史留下了深深的爪鸿，使衢州人世代为之惊奋，不要再重蹈“人食人”的覆辙。

白居易的另一首诗《报张使君诗》载民国《衢县志》，“西州彼此意如何，官职蹉跎岁月除。浮石潭边停五马，望涛楼上得双鱼。万言旧手才难敌，五字新题诗有余。贫薄诗家无好物，反投桃书报琼琚。”诗中说明了白居易与张使君一样是仕途宦海中的失意者，他在衢州拜访张使君，二人以诗相酬，白自谦才难敌，反以桃书对应琼琚。

白居易还给衢州北乡的明果寺大彻禅师传法堂写过碑记，碑云：“有问师之名迹，曰：号惟宽，姓祝，衢州信安人。祖曰

安，父曰皎。生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岁具戒，僧腊三十九，报年六十三，终兴善寺，葬灞陵西源（明果寺西）。诏谥大彻禅师。”又云：“年十三，见杀生者，惻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习毗尼，修止观后，见大寂，乃得心要。唐贞观六年，行化于吴越间。元和四年，宪宗召至阙下。白居易尝诣师，问曰：“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者三，其致一也。’十年二月升二堂说法，后就化，刺谥大彻禅师。”对大彻禅师的身世经历记述具详，裸师姓祝，号惟宽，衢州信安人。白居易还就自四诣四问道于大彻禅师。

综上所述，白居易在衢州留下了足迹、留下了诗文佳句是无疑的了。然而，有论者认为白氏久居长安，他是否涉足衢州，未见史传，他诗文中有关衢州的记述有可能是书信往来所传的。这种假设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他在衢州的行迹却是有据可考的。据旧唐书白居易传，白的父亲白季庚于贞元初（公元785年，时白居易才13岁）曾任衢州别驾（刺史佐理）。白居易虽出生在北方（河南新郑县），却从小寄居江南，即13岁时就随父南迁，16岁始离江南回长安，在他父亲身边至少有二、三年时间。可以说，衢州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对衢州那么熟识，有那样深厚的感情。是岁江南旱，决不会仅仅衢州有人食人的惨状，不过，惟衢州他最为关注，所以就表露于诗句，为之一鸣了。白居易15岁时（在衢州）就写过《江南送别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及《红楼望归》等诗篇。16岁始带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著名的五言诗去长安应试，面见顾况。

另外，白居易与张使君的交往甚笃。张使君何许人也？据清郑万年和韵浮石潭诗：“解组归来得潇洒，漫说使君佩双

据”，说明张使君系衢州人，曾一度罢官归来，但还是佩双珪的风流人物。又据民国《衢县志》：长庆4年（公元824年）衢州有刺史名张聿。在注释中引地名通志称，白居易结交的张使君，当为张聿。恰巧，这时候白居易任杭州刺史（长庆2—4年）他与张使君的交往就很方便了。所以驾着五马大车（刺史专用）去登门拜访。要不然，怎会是在浮石潭边停五马？又怎能在望涛楼上得双鱼呢？有论者认为“双鱼”指的是鱼雁往来的书信。这种解释是附会的，与上句的五马相对偶，双鱼应是席上珍，当然“双”是文字工整的需要，不一定就恰恰是二条鱼。亦可引申为他与张使君和唱，各自获得了好诗佳句，戏称为“双鱼”，但决不会从望涛楼上得书信的。

从白居易作“大彻禅师传法堂碑记”看，进一步证明他不仅涉足衢州，且对衢州有特殊的联系，连小小的明果寺也注目在心。明果寺始建于公元684年，康熙《西安县志》有一段关于明果寺原始概况的记载：“在县七十里，山势灵秀，溪水回环，前有钵盂山，极似钵形。寺场最古唐女主则天亲书额，有白居易传法堂记。寺为唐大彻禅师道场，有师漆布真身，又有元和证真塔杨光弼记。今寺废，惟一钟尚存。”

白居易作为古人，已离开我们1200多年，将这些史迹重提，将会增进我们对这位誉满四海的伟大诗人的敬仰之情，并感谢他为我们衢州写下的千古绝唱。

（朱孝和）

孟郊题咏烂柯山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写过一首《烂柯石》的诗，“仙界一日内，人间万岁穷。双棋未遍局，万物已成空。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唯余石桥在，犹自凌丹虹。”有的诗歌注释本，未明所咏究竟为何处，因为烂柯山或有类似故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然而，联系他另外所作的《姑蔑城》、《峥嵘岭》、《浮石亭》等诗，很显然，此诗是孟郊专为衢州的烂柯山而创作的，唐代时最著名的也就是衢州的烂柯山！

乍一看，这首诗不见得特别高明。孟郊也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诗人，自称“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一篇之中，句句琢磨，字字推敲，所以，他的好诗佳名极多。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之类，都是其得意之作，脍炙人口，传播至今。而咏烂柯山的这一篇似没什么诗眼，也没有什么特别光彩灼人的句子。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拙和淡。细细品味，便会觉得诗人造诣极高，颇似内功精湛深厚的武师，没什么花拳绣腿炫人眼目，一招一式看似寻常，却往往立于不败之地，到了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境地。其实就是一种大智大勇大巧的表现。孟郊的《烂柯石》诗也是似浅实深的佳构，不以字胜，不以句显，而以浑然的整体，显示出作者的大力深功。且看短短的八句四十字，笼罩了整个烂柯故事，包揽无余，尽入彀中，所谓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又太